



“我就是个‘昆曲大义工’。其实，昆曲不光有我，更需要很多很多义工。说得好听点，这是文化使命感，其实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就这么闯入了本来不属于我的世界……”

多经费，每一场出国演出总不下百万元人民币，于是一生斯文备受敬重的白先勇也得想方设法募款。一次，他的朋友安排好了与某著名企业家相聚，出席者其实也都知道餐叙目的，但白先勇自始至终在饭桌上聊戏说艺，好半天下来就是开不了口，最后郑幸燕实在忍不住了，站起来直截了当地跟大家开口募款。不知怎地，这故事听得让人有点心酸。

还有一次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在上海大剧院首演，这也是昆曲艺术第一次登上上海大剧院大剧场的舞台。白先勇对此特别重视，这场表演能否成功非常关键，偏偏负责票务的友人出了问题，顿时让白先勇心急如焚。那一阵子他和郑幸燕两人在上海的酒店里，为手上一张一张票如何“推销”出去伤透脑筋，一通电话一通电话地打，一张一张票分配，关键是要请相熟的企业家买下价格不菲的戏票，再全部赠送给各高校学生，邀请大学生们免费来看戏，甚至还给刚进入上海戏曲学校昆曲班几十个十来岁的孩子，专门安排了戏票，希望这群最年轻的昆曲接班人，能走进最一流的剧场，感受昆曲艺术所应该拥有的待遇、场面与规格，提升文化自信与自豪感……那几天里，白先勇可谓操碎了心，既是运筹帷幄的“大将军”也是昆曲界的一个“无名小卒”。最终，上海大剧院三天的演出获得成功，座无虚席，影响巨大，劳累数天之后终于开怀大笑的白先勇，真无愧于大家给他的雅号——“白班主”。

这些如人饮水、冷暖自知的回忆，并没有在电影中被提起，在《牡丹还魂》里，观众最能感受到的，还是白先勇的“无私”，尽管为昆

曲做了那么多贡献而不求回报，面对赞扬，他总是强调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成功，不是个人的功劳，而是一大批“昆曲义工”、文化精英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此时此刻，在他的心里，想的最多的还是“传承”这件事。通过《牡丹还魂》的拍摄，他希望自己多年来推广、传播昆曲艺术的经验，以及“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；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”的“昆曲观”，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与实践。这也正是《牡丹还魂》一片最大的意义与价值所在。

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，正如白先勇对笔者所说的那样：“我就是个‘昆曲大义工’。其实，昆曲不光有我，更需要很多很多义工。说得好听点，这是文化使命感，其实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就这么闯入了本来不属于我的世界……与昆曲紧紧捆绑近20年的时间，我想，我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作家变成了大众媒体上

的昆曲‘布道者’，无论在哪里，我一遍又一遍地讲，昆曲有多美，直到大家相信我。很高兴，现在北京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台湾大学乃至美国伯克利大学等，都开设了昆曲欣赏课程。我们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也有了‘校园版’传承……昆曲是我们民族最美的瑰宝。我已经是84岁高龄了，其实早该退休，但对于民族的文化艺术，我有一种不舍。我更希望在21世纪，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，我们能迎来一次属于中国的‘文艺复兴’。我以昆曲为切入点，如果能做成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文学、艺术、哲学……都会迎来繁荣兴盛，我个人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”（本文配图均为纪录电影《牡丹还魂——白先勇与昆曲复兴》剧照）

